

# 当风景接踵而来

## 能否触动心怀

曹红雨文/摄影  
查干湖闪回



去查干湖的路上，眼睛和思绪都在飞，一直努力回想，越过漫长的回忆之路，很多细节的确模糊了。那时候，肯定不是这条路，因为高速还没建成，一路颠簸得我七荤八素；那时候，是夏末秋初，时节比现在早一些，印象里没有大片大片的稻田；那时候，我省西部地区土壤改良正在进行中，卓越的成就应该是渐渐体现出来的。现在，汽车疾驰过稻浪千重之平畴沃野，金灿灿的稻穗微风中摆荡，丰收景象向遥远之处铺陈开去。偶尔还能看到几块稻田之间泛起白色盐碱。我们国家在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利用方式下，对盐碱地的生态修复与水盐调控方面已经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眼前一望无际、令人欢悦的田野就是其中之一。

汽车还经过两处花海，其中之一是马鞭花，一地靛青和浅紫，向阳而生，浓淡相宜，甚是雅致。蓝花天然有一种神秘和梦

幻感，如同智慧。又想起那时候，我站在泡子边草从里，右手战战兢兢牵着一匹威风凛凛的赛马，左手本能举起采访本，留下了刚做记者的工作照。照片是摄影部一位大姐帮我拍的。那时候，还是胶片时代，那达慕大会上骏马奔驰、骑手矫健、摔跤选手伟岸，都在大姐的镜头里留存下来。大姐在拍摄蒙古式摔跤时，蹲、坐、趴在地上，不停变换姿势，全然不在乎满身的灰土，工作作风让初入职场我几十年不忘。还有一个细节，实际上是我近些年频频想起又懊悔的，那次采访中，省电台一位即将退休的老记者建议我：“你应该从现在开始记工作日记，几十年以后能回忆起许多有价值的瞬间，温暖人生！”宝贵的指引，可能只是因为懒惰，我没有遵从。

那时候，举行那达慕比赛的草原上足有一尺多高的青草茂盛、笼盖四野，因是初秋，草顶端已微黄。我记忆中，查干湖水不算浩大，也不甚洁净，扶疏的蒲草倒是接天蔽日。那时候，距今已经33年了。

如今，走在查干湖畔村庄里，空气里沁着湿润，环境干净得令人惊讶。这几年，相继到过不少村屯，卫生状况普遍良好，但这里的整洁、无异味还是让人印象深刻。既不是盛大的节日，也非周末，而且查干湖已过旅游旺季，村庄里静悄悄，路边各式花朵安静地摇曳着，柏油马路透着自身黑亮的纹理，几乎没有灰尘。

真正站在查干湖岸边时，惊叹于它浩大的水势，广袤无垠，烟波浩渺。无人机放出去三百多米，依然水岸连天，一碧万顷。查干湖温润着所有人的眼睛，心不由得也跟着开阔起来。

查干湖名动四方，是中国十大淡水湖之一，是国家级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是我们吉林省的一颗明珠。它是霍林河尾间的一个堰塞湖，总面积506.84平方公里，湖岸线蜿蜒曲折，周长达104.5公里。秋风凉爽，天高云淡，浩荡湖水微微泛着涟漪，静置于大地怀抱，走近它身边，能感觉到恬静中透着大气。不时看到

有人骑自行车环湖游，不论快慢，路途的风景都会一览无余。环湖是对查干湖最好的致敬，人们信马由缰，享受阳光晚霞，体验生命与活力，未来有机会，也要尝试试试。

查干湖曾“缩水”到50多平方公里，险些干涸。20世纪70年代，为了抢救濒危的湖水，前郭县前后动员8万余人，镐刨、锹挖、肩担、背扛，历时8年完成松花江水入查干湖工程。大湖自此绝处重生。今天，经过多年保护与修复，查干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也给人类自身带来莫大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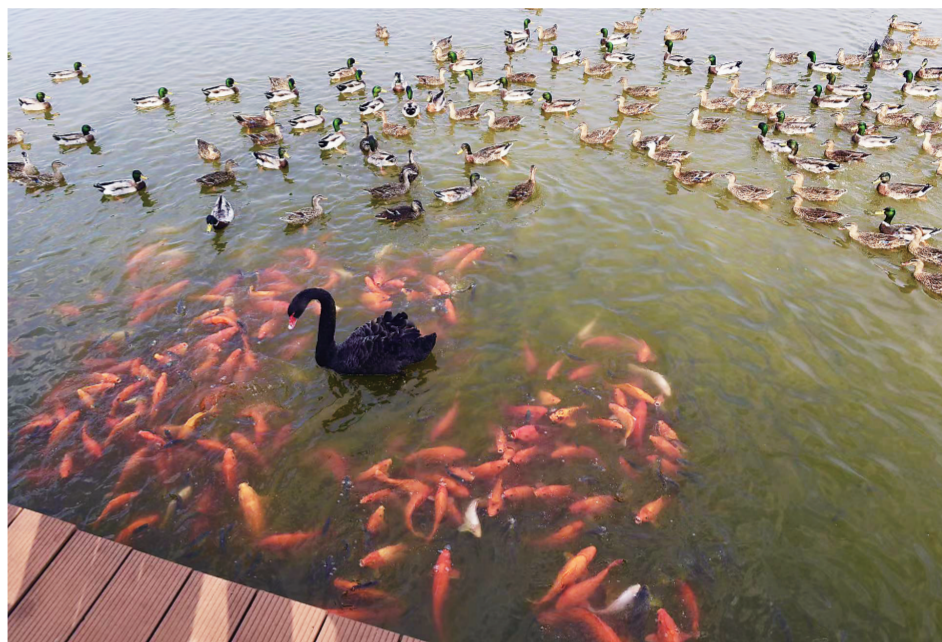
走近湿地时，绿头鸭的叫声扑面而来，它们在水中觅食，在草上做窝，繁衍生息。上千只绿头鸭一群一群向有人的地方游来，黑天鹅也划了过来，众多锦鲤游在天鹅身边，绿头鸭不敢靠近，围着进食的天鹅成一个半圆，急得更是叫声震天。岸边的人，喂了天鹅，又想喂鱼，看到野鸭直叫，再绕过去喂它们，煞是忙乱欢乐。

看眼前，念过去，必然心有所感。此情此景此心境，很贴合麻园诗人最近火起来的

歌曲《现在 现在》，“听鸟儿唤醒朝霞，听雨林打湿盛夏，听时光一去不返的年华。当风景接踵而来，当触动你的心怀，当不知何时才能再次回来……”

怕惊扰野鸭，我离开湿地来到湖边飞起无人机。一个路过的年轻人走过来攀谈，一连串问题：阿姨，你的无人机什么型号、多少钱，相机什么型号，你都有啥镜头？我一回答，也问他：“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在家务农，平时也拍视频，爱好摄影。我正在攒钱，想买一只2.8的400定，用来拍湖里的鸟。”小伙子真诚地说。“哇，厉害呀！”那种镜头很昂贵，我惊叹：“你家里人没有意见吗？”“健康爱好，他们没意见。”我们交流了一些拍摄体验，临别时，他指着正前方介绍道：“阿姨，12月份来吧，就那里，冬捕，下午三四点，光打在冰上，最出片！”是啊，现在的查干湖四季皆可游，春捺钵、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

新农人，和勃勃生机的土地与湖泊一样，让人欣喜，也从容。



1 山是山，云是云，大凉山却不仅仅是一座山。穿越大半个中国，只为一睹你的风采。天色渐暗，第二段行程即将开始。

在成都南站，远远地，我就看到了一抹鲜明的绿。纪录片《走近大凉山》里那通往大山深处的绿皮火车身影不时在脑海里闪现，而此刻，去年底开通、通往越西的高铁分明就停靠在眼前。

随着大包小裹的人群走上列车，终于在满员的车厢里找到了我的座位。帮邻座的大姐调整座椅后，我俩简单交流几句，原来她是彝族人，更有缘的是，我俩都到越西。

大姐听到“越西”后，眼睛一亮，随即低着头在兜里左翻右翻。不一会，两个又红又大的苹果就出现在我面前了。

“给你吃。”大姐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温柔地说。我谢过大姐，接过苹果，心里升起无限暖意。这时才细细打量她：黝黑的面庞，一双深邃的眼睛，眼角虽已爬上了几条皱纹，但依旧美丽，笑起来还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啊，越西的苹果！咬了一口，果香浓郁，脆甜可口，我俩相视一笑。万万想不到，3000多公里的行程，身未到，我的味蕾却已领先一步，率先抵达文昌故里、苹果之都了！

2 跟随中国副刊研究会在小城越西采访调研的日子里，我常常有种误入白云生处的错觉。越西，古称越嶲，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北部，古语云：“嶲者，山之佳城也。”时值金秋，汽车行驶在越西的盘山道上，看车窗外云朵低垂，轻轻笼罩在青山之上，重重似画，曲曲如屏，一派朦胧的仙境之姿。云很近，山不远，我们甚至能和山间变幻的白云擦肩。此情此景，越西作家阿苏越尔的诗句忽地像云那样，飘进我的脑海：

“我一直想以海拔4791米的高度/也就是俄洛则俄雪山的高度/在大凉山北部的音律里健步行走/并且在彩云之端与你相亲相爱”

在普雄镇，在呷古村，在小项岭，我常常不自觉就入云深处，但见远山连绵，云烟渺渺。李白曾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曾几何时，大凉山曾是中国贫穷的地区之一。如今，这些从贫困中走出的人们，手可揽云彩，心怀馥郁香，苹果种植正是其中的致富法宝之一。

越西苹果久负盛名。我们的随车导游、在越西县妇联工作的马尔呷莫向我们介绍了越西的苹果为何会这么甜：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以及2000米左右的高海拔，尤其适宜栽种苹果。

实地参加越西县现代产业园区的苹果节后，不同种类的苹果、葡萄蔚为壮观，甘甜爽口。与连绵起伏的青山白云相映成趣，“果香满州”的舞台就搭建在大自然的崇山峻岭之中。前方是现代化的舞美，后面则是大山深处白云千载空悠悠的独特意境。鲜美丰润的水果和身着彝族服饰的秀美女子，手执百年月琴弹起悠扬旋律的老人，在云雾缭绕的青山之下，好似一首温馨恬静的田园散文诗……而在夜幕低垂后，同样的舞台上，越西苹果节音乐会如期而至。动静皆宜，瓜果飘香，人情真，大山深处的音乐节，人和苹果都是主角。

彝族刺绣，更是彝乡风情里最绚丽灿烂的一环，被誉为“指尖瑰宝”。彝族女性能歌善舞，心灵手巧，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六七岁的女孩，

个个会刺绣。采访时，我们常能看到彝族妇女三五成群地围坐一团，形形色色的图案，在她们手中，像变魔法般绣画出来。一位阿姨在绣图样，我问那是什么？阿姨说，“是羊大。”“羊大为美吗？”阿姨颌首微笑，随即又开始忙碌了。

彝绣之外，大家的目光几乎都被那些包裹在母亲背上的小宝宝们吸引了。

宝宝们就那么甜甜地、憨憨地睡着。微风吹拂，宝宝头上戴着母亲精心缝制的发带，抵御寒风冷气，像一朵斜靠在母亲肩膀上的花苞。哪怕中间醒了，也不哭不闹，安静乖巧地睁着懵懂的双眸东张西望，被人一逗，就“咯咯咯”地笑出声。笑声让埋首刺绣的母亲和我们的嘴角，接二连三地荡起了朵朵莲花。

3 越西的历史很长，汉武帝时期，因越过嶲水设郡县而得名。2000多年的建制历史呼啸而过，我们匆匆又短暂地与它相遇，心河间至此泛起了一叶名为越西的扁舟……

在“零关古道”遗址处，司马相如留下了“通零关，桥孙水，以通邛笮”的传奇。细细听，那哒哒的马蹄声似乎还在耳畔响起，云笼雾紫中，悠悠古道、南方丝绸之路就这样一寸一寸地在小相岭延伸。

这里还留下了诸葛亮的足迹与墨迹。为平定南中四郡叛乱，公元225年，诸葛亮亲率大军，分三路南征，其中的一路大军经过越西。诸葛亮曾在小相岭主峰，书“今日山头”，和山南的登相遥相辉映。

素有“北孔南张”之称的文昌帝君张亚子，诞生于越西，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文昌故里”。水观音碧潭潭水幽幽，我们一路伴着青翠、红砖拾级而上，终于近距离感受到了文昌大庙的胜景和文昌文化。

更难忘，中国越西红军长征纪念馆和“红军洞”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其实，在汤汤嶲水之外，今日的越西，更多的是未染尘埃、如璞玉般的热心与朴实。

手机曾预报在越西的几日都有雨，退休前曾在气象局工作的随车顾问吉于阿布老师听闻，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我们这里经常预报有雨，但大都不会下的。”说也奇怪，那几日虽然云深雾重，却几乎不曾下雨。又一日，阿布老师身着彝族服饰，肩披“英雄带”，从彝语讲到火把节，从太阳崇拜讲到三星堆，大家听得入神，开玩笑说，论相貌，阿布老师好像“三星堆”啊！一车人笑倒一片……

就像高铁上送我苹果的大姐、呷古村请我喝涝渣米酒的村民，还有善良美丽的随车导游马尔呷莫，在小城越西，淳朴俯仰皆是，无那处处可寻。周末那天，普雄镇尝新米节仪式临近尾声时，几个当地村落的小孩，像百灵鸟般，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坐在了长椅上，看着热闹的人群和空蒙的山色。

小孩子不过八九岁的模样，小的，还在穿着开裆裤。越西常年光照充足，孩子们健康的小麦肤色下，扑闪着一双双黑曜石般的眼睛，就像山间烂漫的小花，那么纯真，又那么热烈。

其中一位齐刘海、身穿橙色衣服的小姑娘的眼睛尤其漂亮。仪式结束，采风团转向村落，小姑娘在我面前蹦蹦跳跳，旁边的男孩跑过去，冲她喊道：“好像去你家参观啦！”小姑娘听后开心地飞奔，还不时回头看我跟上没有。到了她家后，大家正在对着一位彝族女子拍照，小姑娘却不靠近。我悄悄问她：“那是你妈妈吗？”她摇摇头：“我妈妈打工去了。”此时，热闹的人群已走入下一户，我和她挥手告别，她站在家门口，面带微笑，向我摆摆手。

直到从下一户走出，我回头，她仍在那里，像大山里一只挥动翅膀、踮着脚要翩翩起舞的小蝴蝶……

回到长春后，我有时会刷到朋友圈里越西的风光和彝绣，不由得会想起那日高铁上的苹果、那个云蒸霞蔚的小城、那双明亮的眼睛……我明明没带走一片云彩，却分明带走了白云生处里一段最纯真的回忆。

(龙新华 摄影)



# 白云生处有雋城

曹红雨



越西苹果节“苹果王”评选现场



越西娃娃们纯真的笑脸